专题讨论：未来十年的中国、亚洲和世界

下一个十年的中国、亚洲与美国[1]

[美] 约瑟夫·奈 (Joseph S. Nye, Jr.)

一、中国“崛起”，还是中国“复兴”？

在21世纪，亚洲占世界人口和经济的比例将回归到可能会被认为是常态的那个水平。在1800年，亚洲占世界人口和生产的比例超过50%。到了1900年，亚洲只占世界生产的20%。占世界生产比例的滑落并不意味着在亚洲发生了什么大事，而是因为在欧洲和北美所出现的工业革命。亚洲的回归首先自日本开始，继而扩展至韩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目前正集中于中国，很快将把印度囊括。这种回归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使数亿人脱离了贫困，但它也让人们对于国家间的权势转移产生了焦虑。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在国民人均收入方面它仍远远落后于日本）。

亚洲的回归首先自日本开始，继而扩展至韩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目前正集中于中国，很快将把印度囊括。这种回归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使数亿人脱离了贫困，但它也让人们对于国家间的权势转移产生了焦虑。

有些观察家从比亚洲更广阔的视角审视这种回归，他们将中国置入包括巴西和俄罗斯在内的“金砖国家”之列，但让俄罗斯进入“金砖国家”之列有些刻意为之，因为除非俄罗斯进行改革，不然这个国家将可能面临衰落。到目前为止，中国是“金砖国家”中的巨人，它的人口数量和经济规模相当于其他三个国家的总和。此外，中国的军队兵员最多，国防预算最多，经济增长率最高，拥有的网民数量最多。中国在国民人均收入以及人均网络和移动电话使用者方面落后于俄罗斯和巴西，但中国如果能继续保持近年来的高增长率，这一切都会改变。只要年均增长速度超

[美] 约瑟夫·奈 (Joseph S. Nye, Jr.)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1 此文部分内容出自作者新著《权力的未来》(*The Future of Power*)，文中标题由译者所加。

过7%，中国经济将在未来十年中实现翻番。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后，中国很快便从危机中恢复，高盛集团预计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7年超过美国。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进行了更远的预测，按照他的估测，到2040年，中国的GDP将占全球GDP的40%（美国、欧洲和日本三者总和仅占21%）。[1]

然而，正如《金融时报》主编马丁·沃尔夫所言，中国也是一个“未成熟的强国”。当前，中国因其实力而获得的声誉受益于对于未来的各种预测。在美国所做的一次民意调查中，44%的受访者错误地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只有27%的人正确地选出了美国（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三倍）。[2]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最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竞争者，制衡或是胜过美国的权力。[3] 近年出版的一本书甚至题为《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和全球新秩序的诞生》。[4] 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民调显示，有一半的美国公众认为中国将在21世纪成为美国世界权力地位的最大挑战者（8%的人认为是日本，6%认为是俄罗斯和欧洲）。[5]

对中国权力的大多数预测是以中国GDP的高速增长为依据的，而中国还有其他重要的权力资源。从基本资源看，中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相当，人口数量则是美国的四倍。它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军队以及大约200件核武器，在太空和网络空间方面也具备现代能力。在软实力方面，中国仍旧缺少可与好莱坞或宝莱坞相抗衡的文化产业；它的大学也还无法与英国或美国的大学相媲美；中国还缺乏足够多的非政府组织，而美国和欧洲所具有的软实力大多来自于这些非政府组织。但是，中国正大力增强它的软实力。中国一直以来便拥有颇具吸引力的传统文化，而且它还在世界各地建立了数百所孔子学院教授中国语言和文化。中国还对其外交做出调整，通过更多地运用多边机制来减轻外界忧惧，并降低其他国家联手制衡中国这一崛起力量的可能性。

尽管中国确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权力资源，但我们仍应对那种以当前的经济增长率和政治性话语为主要依据的预测表示怀疑。中国和美国对于彼此的认知受到了国内政治斗争的很大歪曲，两国之中都有一些人想要将另一国视为敌手。

尽管中国确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权力资源，但我们仍应对那种以当前的经济增长率和政治性话语为主要依据的预测表示怀疑。中国和美国对于彼此的认知受到了国内政治斗争的很大歪曲，两国之中都有一些人想要将另一国视为敌手。即便没有这些歪曲，如果两国的军方没有为所有不测事件做好预案的话，那也会被本国国民视为玩忽职守。从历史类比的角度看，1900年，德国在工业实力上已经超过英国，德皇威

1 Robert Fogel, “$123,000,000,000,000,” *Foreign Policy*, Jan/Feb 2010, p.70.

2 Barbara Demick, “China Won’t Bow Down,”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6, 2010.

3 Michael Brown et al., *The Rise of Chin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4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New York: Penguin, 2009.

5 “American Opinion,”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6, 1999, p. A9.

廉二世当时施行的是一种冒险性的、带有全球性导向的外交政策，而这种政策势必引发与其他强国之间的冲突。与之大不相同的是，中国在经济上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且中国的政策关注点主要是它所在的地区以及它的经济发展。虽然中国的“市场列宁主义”经济模式（所谓“北京共识”）有助于中国在威权国家中发挥软实力，但在很多民主国家中却具有相反的影响。[1] 无论如何，中国的崛起让我们重新想起修昔底德的警语，即有关冲突不可避免的观念是冲突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相信与对方终有一战，故而，一方所做出的合理的军事准备会被另一方当做是自己最大担忧的一种确证。两方的鹰派人士会利用另一方的话语来助长自己的夸大之辞。

中国的崛起让我们重新想起修昔底德的警语，即有关冲突不可避免的观念是冲突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相信与对方终有一战，故而，一方所做出的合理的军事准备会被另一方当做是自己最大担忧的一种确证。

实际上，“中国崛起”是一个不当用词。“复兴”（Re-emergence）或许更为确切，因为从幅员和历史上看，中央王国长久以来一直是东亚地区的大国。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中国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居于世界领导地位（尽管缺乏全球性影响）。只不过是在过去500年中，它才被欧洲和美国所超越，欧美是工业革命的首批获益者。自从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以年均8%—9%的高增长率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三番这一不凡成就。这种具有实干精神的经济表现，再加上它的儒家文化，使中国在该地区的软实力得以增强。

实际上，“中国崛起”是一个不当用词。“复兴”（Re-emergence）或许更为确切，因为从幅员和历史上看，中央王国长久以来一直是东亚地区的大国。

二、中国“复兴”之路上的挑战

要想与美国的权力资源相媲美，中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并且面临诸多发展障碍。

要想与美国的权力资源相媲美，中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并且面临诸多发展障碍。21世纪初，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两倍；按官方汇率计算，则超过三倍。但是这种对比和估算是有些武断的。比如，“购买力平价”（PPP）是经济学家为了判断不同社会的福利等值关系而创造的一种统计方法。数年前，当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大笔一挥修改了这个统计方法后，中国的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就被轻易地下调了40%。[2] 此外，以

1 Ingrid d'Hooghe, *The Limits of China's Soft Power in Europe: Beijing's Public Diplomacy Puzzle*, The Hague: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0.

2 Media Eghbal, "Chinese Economy Smaller Than Previously Estimated,"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February 11, 2008, http://www.euromonitor.com/Articles.aspx?folder=Chinese_economy_smaller_than_previously_estimated&print=true.

汇率为基准的对比则取决于货币价值的波动，而中国为了支持出口，已经采取了人为压低汇率这一手段。但是，在评估权力资源时，以汇率为基准的比较经常会更为准确。饮食、理发或者住房的价格最好是采取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比较，但对于进口的石油或是先进战斗机而言，以汇率为基准进行判断会更好，因为这些进口的物品必须用外汇支付。

即便在这个世纪的20年代，中国的GDP总量超过美国，两国的经济规模可以旗鼓相当，但从经济构成（composition）上来讲，两国依然无法相匹敌。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仍将十分落后，中国还会面临20世纪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的滞后影响所导致的人口问题。[1] 进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新生力量将在2011年开始衰减，中国劳动力供应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另外，随着国家的发展，经济增长率会有降低的倾向。假定2030年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6%，而美国仅有2%，中国的国民人均收入只有在21世纪下半叶的某个时间才能赶上美国（取决于不同的比较标准）。[2]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高增长率与其人口规模相结合，将使其经济总量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超过美国。这是中国惊人的权力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

有关经济发展趋势的线性预测也是具有误导性的。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初期阶段能够轻易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它们可以从进口技术中获益。随着经济达到更高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一般就会慢下来。

国民人均收入是量度经济体复杂性的一项指标。换言之，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高增长率与其人口规模相结合，将使其经济总量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超过美国。这是中国惊人的权力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因为在未来这段时期美国不可能原地不动，中国还远不能对美国的优势地位构成像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在20世纪初超过英国时所构成的那种挑战。有关美中之战无法避免的预言有些杞人忧天，当前的情势还不能佐证这类的预言。[3]

此外，有关经济发展趋势的线性预测也是具有误导性的。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初期阶段能够轻易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它们可以从进口技术中获益。随着经济达到更高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一般就会慢下来。此外，中国经济还面临诸多转型障碍，如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大规模的国内移民、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腐败以及可能带来政治不稳定的不完善的制度。该国东部和北部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南部和西部，31个省份中仅有10个省份的人

1 Sam Roberts, "In 2025, India to Pass China in Population, U.S. Estimate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6, 2009.

2 *CIA World Fact Book 2000*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 and the World Bank (http://www.worldbank.org/data/wdi2001/pdfs/tab1_1.pdf).

3 Aaron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 2, Fall 2005, pp. 7-45.

均收入在国家平均水平之上，欠发达的省份则包括少数民族较多的西藏和新疆。中国正在异常快速地“变老”，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到2030年，中国“需要被赡养的老年人将多于儿童”，一些中国人口学者担忧中国会“未富先老”。[1]

在过去十年里，中国从世界第九大出口国跃升为第一大出口国，但随着全球贸易和金融平衡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更易引发争端，中国这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将需要做出调整。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指出，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要想保持年均8%的经济增速，中国就要在2020年之前将它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提升一倍。的确，减轻对出口的依赖性并扩大内需正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主旨。

与所有国家在它们发展后遇到的情况一样，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会在未来某个时间慢下来。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可能会经历金融紧缩，但不会崩溃，“中国的增长几乎一定会大幅放缓，但该国的经济增长仍将比世界其他国家快”。[2]尽管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但是，如果它要想通过以人民币向海外提供贷款来增强自己的金融杠杆力量，也会遇到困难。“只有中国出现一个高度发展且开放的证券市场，同时利率是由市场而非政府决定，才会有有限的买家愿意持有人民币资产”。[3]

迄今，中国所拥有的权力集中式的政治体制在达成某些具体目标上已展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权力转化能力（power conversion capability），比如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修建高速铁路，以及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展开的经济刺激计划。对于外国人和中国领导人来说，是否能够长期维持这种能力仍是一个谜。有位专家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受害于严重的腐败，对于如何实现自我改进没有清晰规划，一旦经济运行失利，这个体制在政治不稳定面前是非常脆弱的。“虽然中国取得了经济成功，国防力量也在不断增强，但只要中国无法逐渐发展出一套有吸引力的政治制度，它的国际影响力仍将是有限的”。[4]另外一位专家相信，经济变革将带来政治变革，

中国所拥有的权力集中式的政治体制在达成某些具体目标上已展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权力转化能力（power conversion capability），比如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修建高速铁路，以及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展开的经济刺激计划。

1 “A Slow-burning Fuse: A Special Report on Ageing Populations,” *The Economist*, June 27, 2009, p. 14.

2 Michael Pettis, “China Has Been Misread by Bulls and Bears Alik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6, 2010; see also Pettis, “Sharing the Pain: The Global Struggle Over Savings,” Carnegie Endowment, Policy Brief 84, November 2009.

3 Geoff Dyer, “Beijing Has A Long Way to Go Before It Can Dislodge the Dollar,” *Financial Times*, May 22, 2009.

4 Ambassador Chas W. Freeman, Jr., “China's Challenge to American Hegemony,” Remarks to the Global Strategy Forum, January 20, 2010.

在2020年之前，当中国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达到7500美元时，中国就会成为像新加坡那样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评定为“部分自由”的那一类国家。[1] 新加坡的资深领导人李光耀认为，在未来10—15年，当在海外接受教育的年轻一代掌握权力时，中国的政治变革就会到来。“他们理解这套体制的问题，同时也为中国的利益努力地讨价还价，他们对于变革将拥有一种更广阔的视野”。[2] 中国能否发展出一套可以应对正在扩展的城市中产阶级、地区不平等和少数民族不满情绪的方案，仍有待观察。基本上，没有人（包括中国人在内）清楚，中国政治未来将会如何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将会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3]

另一个复杂问题是网络政治。中国目前有世界上最多的大约4.5亿网民，同时还有高度发达的网络管控和过滤系统。很多网民不仅是极为民族主义的，而且占少数的自由派观点常被滤除，持异议者则会受到惩罚。然而，信息的泄漏是不可避免的。在应对大幅增长的信息流动的同时，信息限制也会阻碍经济发展，这是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的两难处境。实际上，一些分析人士担心的是一个崩溃的中国而不是崛起的中国所带来的不稳定。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Susan Shirk）认为，“最大的危险来自于中国内部的脆弱性，而非其不断增长的实力……”[4] 前总统克林顿在1999年也曾说过，当大多数人担忧一个强大中国的挑战时，“让我们不要忘记一个虚弱中国所带来的风险，一个被内部冲突、社会混乱和犯罪行为所困扰的中国；在亚洲会出现一个巨大的不稳定区域”。[5] 一个无法控制移民流动、气候变化的环境影响以及内部冲突的中国将会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有时政治能够打乱经济发展。

只要中国的经济力量在增长，它的军事力量也会继续增强，这会使中国在其邻国眼中显得更具危险性。中国军力的增长意味着美国要想在军事上发挥安抚亚洲盟友的作用，就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

只要中国的经济力量在增长，它的军事力量也会继续增强，这会使中国在其邻国眼中显得更具危险性。有关军费开支的中国官方报告并不包括美国国防预算中所列出的很多项目。不管中国军费报告包含哪些部分，从1989年至2009年，中国官方公布的军事预算每年都以两位数的增长率在上升。在2010年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后，今年的军事预算增长率又回到了两位数。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5—1996年间的台海危机，1999年科索沃战争向中国领导人展示了在现代军事能力方面中国的落后程度，因此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很快便使军事开支翻番。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了军事技术，它自己

1 Henry Rowen, quoted in “A Wary Respect: Special Report on China and America,” *The Economist*, October 24, 2009, p. 14.

2 与李光耀的私人谈话，2010年1月23日。

3 Minxin Pei, “Think Again: Asia’s Rise,” *Foreign Policy*, July/August 2009.

4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53.

5 Bill Clinton, quoted in “A Wary Respect,” *The Economist*, cited, p. 16.

的军事工业正在生产一些可以接近美国能力的武器系统。2009年五角大楼发布的报告认为，中国的年度总体军费开支已达到1050—1500亿美元（美国则是7190亿美元），占GDP的2%（美国为4%）。[1] 兰德公司（RAND）的一项研究预测，在2025年之前，中国的年军费开支将超过1850亿美元，大约是当前美国军费开支的四分之一。[2] 同时，中国尚未发展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军力投射能力，但它已经提高了可以妨碍美国海军在其近海行动的能力，中国仅处于利用航母编队发展蓝水海军的初期阶段。[3] 中国军力的增长意味着美国要想在军事上发挥安抚亚洲盟友的作用，就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此外，中国正大力发展在网络空间进行非对称冲突的能力。

三、中国会超越美国吗？

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称，“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4] 目前这一代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快速的经济发展是保持国内政治稳定的关键，他们的关切聚焦于经济发展以及不会打断这种发展的所谓的“和谐的”国际环境。但是，江山代有才人出，权力经常会使人变得自大傲慢，胃口有时会越吃越大。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认为，“崛起的力量迟早都会运用它们新获取的经济力量来谋求更大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目标。这就是霸权力量之所为，中国也一定会成为这样一个力量”。[5] 在传统上，中国过去就把自己视为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心或“中央王国”，中国将谋求重新创造这种秩序。[6] 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等其他人则认为，当前的国际秩序具有一种可以吸纳中国的开放性、经济融合度及能

目前这一代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快速的经济发展是保持国内政治稳定的关键，他们的关切聚焦于经济发展以及不会打断这种发展的所谓的“和谐的”国际环境。但是，江山代有才人出，权力经常会使人变得自大傲慢，胃口有时会越吃越大。

1 Michael Wines and Jonathan Ansfield, "China to Slow the Rise of Military Spending," *New York Times*, March 5, 2010.

2 Keith Crane, Roger Cliff, Evan S. Medeiros, James C. Mulvenon, and William H. Overholt,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Washington, D.C.: RAND, 2005.

3 Edward Wong, "Chinese Military Seeks to Extend Its Naval Power," *New York Times*, April 24, 2010.

4 转引自 C. Fred Bergsten, Charles Freeman, Nicholas Lardy, and Derek J. Mitchell, *China's Ris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2008, p. 1.

5 上引马丁·雅克书，第12页。

6 David C. Kang, "Hierarch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300-1900," *Asian Security*, 1: 1, 2005, pp.53-79. See also Stefan Hal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Basic Books, 2010.

力，而不会被中国主导的秩序所替代。[1] 迄今，中国领导人在使中国成为全球性角色方面只迈出了几小步，这种角色不管是霸权力量也好，还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也好。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免费搭车者，但是“正变得依赖于他们无法控制的世界，而不是他们可以控制的帝国，这在他们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2]

中国领导人还不得不苦于应付其他国家的反应，同时还要应对由自身经济增长目标以及外部市场和资源需求所带来的种种限制。中国太过强势的军事姿态将会让它的邻国结成与之对抗的联盟，这会让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受到削弱。

有一些质疑上述观点的人则辩称，中国的目的就是“在短期内取代美国成为东亚的主导力量，未来将会挑战美国作为世界主导力量的地位”。[3] 即便这是对中国意图的准确判断（就连中国人自己也不知道未来几代人的想法），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军事能力实现这些目标也值得怀疑。此外，中国领导人还不得不苦于应付其他国家的反应，同时还要应对由自身经济增长目标以及外部市场和资源需求所带来的种种限制。中国太过强势的军事姿态将会让它的邻国结成与之对抗的联盟，这会让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受到削弱。比如，2010年中国针对邻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强势，它与印度、日本、韩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倒退。此外，皮尤中心对16个国家民众的调查发现，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崛起持正面态度，对中国的军事崛起则不然。“如果中国主要被视为一个经济角色，受访者就可能既会亲美，也会肯定中国的崛起。相反，如果他们把中国视为一个上升的军事力量，这些人的亲美情绪就意味着他们不会对中国的崛起持肯定态度”。[4]

中国在全球舞台上不太可能成为可与美国相匹敌的竞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在亚洲挑战美国。然而，中国的崛起在亚洲会遇到印度和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竞争，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权力优势。

中国在全球舞台上不太可能成为可与美国相匹敌的竞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在亚洲挑战美国。然而，中国的崛起在亚洲会遇到印度和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竞争，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权力优势。[5] 这意味着，在亚洲的大国政治中，中国不能轻易地将美国排除在外。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可以合作与中国进行接触，并促使中国扮演一个负责任的角色，防范中国在实力增长后强硬行事的可能性。

---

1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87, 1, Jan/Feb 2008, pp. 23-38.

2 上引与李光耀的私人谈话。

3 Robert Kagan, “What China Knows That We Don’t,” *The Weekly Standard*, January 20, 1997.

4 Zixiao Yang and David Zweig, “Does Anti-Americanism Correlate to Pro-China Sentiment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 2009, pp. 457-486.

5 For a detailed analysis, see Bill Emmott, *Rivals: How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China, India and Japan Will Shape Our Next Decade*, New York: Harcourt, 2008.

当前，有些人非常自信地预言，中国在21世纪将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袖之国，而其他人则同样自信地辩称，“美国正处在其权力发展的初期阶段，21世纪将是美国的世纪”。[1] 但是出乎意料的事件常会击败这些预言。未来会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而不会只有一种。

美国相对于中国的权力对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未来政治变革的不确定性。不考虑这种政治不确定性的话，中国的国家规模和经济高增长率几乎肯定会增强其相对于美国的权力对比。这将使其在权力资源方面更加接近美国，但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会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即便中国不会遇到重大的国内政治挫折，现在仅以GDP增长为依据的诸多预测也显得非常片面，并且忽视了美国在军事和软实力方面的优势，以及中国在亚洲内部权力平衡中的地缘政治劣势，而美国仍将与欧洲、日本和印度等国保持良好关系。我自己的看法是，在有关未来的诸多可能性之中，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就是，中国会与美国展开激烈竞争，但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在总体实力上并不会超过美国。

最重要的是，如果美国和中国过度忧心对方的能力和意图，那将是错误之举。这种对于冲突的担忧和期待本身就会成为冲突爆发的原因，并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实际上，中国和美国之间并无根本性的利益冲突。这两个国家从合作中，而不是从冲突中得益更多，对于其他亚洲国家亦是如此。

在有关未来的诸多可能性之中，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就是，中国会与美国展开激烈竞争，但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在总体实力上并不会超过美国。

如果美国和中国过度忧心对方的能力和意图，那将是错误之举。这种对于冲突的担忧和期待本身就会成为冲突爆发的原因，并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实际上，中国和美国之间并无根本性的利益冲突。这两个国家从合作中，而不是从冲突中得益更多。

（赵明昊　译；归永涛　校）

1 George Friedman, *The Next 100 Years: A Forecast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Doubleday, 2009, p. 18.